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海上花列傳 第五十七回 甜蜜蜜騙過醋瓶頭 狠巴巴問到沙鍋底

按：馬桂生轎子徑往四馬路壺中天大菜館門首停下。桂生扶著娘姨進門登樓，堂信引至第一號房中。祇見姚二奶奶滿面堆笑，起身相迎。桂生緊步上前，叫聲「二奶奶」，再與馬娘姨廝見。姚奶奶攜了桂生的手，向一張外國式皮褥半榻並肩坐下。姚奶奶開言道：「我請耐喫大菜，下頭帳房裏纏差仔，寫仔個局票。耐喜歡喫啥物事？點哩。」桂生推說道：「倪飯喫過哉呀。二奶奶耐自家請。」姚奶奶執定不依，代點幾色，說與堂信，開單發下。姚奶奶讓了一巡茶，講了些閑話，並不提起姚季尊。桂生肚裏想定話頭，先自訴說昨夜二少爺如何擺酒請客，如何擺莊給拳，如何喫得個個大醉，二少爺如何瞌睡不能動身，我與娘姨兩個如何扛抬上床；二少爺今日清醒如何自驚自怪，不復省記向時情事，細細的說與姚奶奶聽，絕無一字含糊掩飾。姚奶奶聞得桂生為人誠實，與別個迥然不同。今聽其所言，果然不錯，心中已自歡喜。適值堂信搬上兩客湯餅，姚奶奶堅請桂生入座，桂生再三不肯。姚奶奶急了，顧令馬娘姨轉勸。桂生沒法，遵命喫過湯餅，換上一道板魚。

姚奶奶喫著，問道：「價末故歇二少爺阿曾起來嘍？」桂生道：「倪來末剛剛起來。說仔二奶奶來裏喊我，二少爺極得來，常恐二奶奶要說俚。我倒就說：『勿要緊個。二奶奶是有規矩人，常恐耐來裏外頭豁脫仔洋錢，再要傷身體。耐自家勸去無淘成，二奶奶總也勿來說耐哉。』」姚奶奶嘆口氣道：「說到仔俚末真真要氣煞人！俚勿怪自家無淘成，倒好像我多說多話。一到仔外頭，也勿管是啥場花，碰著個啥人。俚就說我多花勿好。說我末凶，要管俚，說我勿許俚出來。俚也叫仔耐好幾個局哉，阿曾搭耐說過歇？」桂生道：「故是二少爺倒也勿個。二少爺個人，說末說無淘成，俚肚皮裏也明白來浪，二奶奶說說俚，總是為好。倪有辰光也勸聲把二少爺，倪說：『二奶奶勿比仔倪堂子裏。耐到倪堂子裏來，是客人呀。客人有淘成無淘成，勿關倪事，生來勿來說耐。二奶奶搭耐一家人，耐好末二奶奶也好，二奶奶勿是要管耐，也勿是勿許耐出來，總不過要耐好。倪倘然嫁仔人，家主公外頭去無淘成，倪也一樣要說個。』」姚奶奶道：「難我勿去說俚哉，等俚歇末哉。我說未定歸勿聽，幫煞個堂子裏，撥個衛霞仙殺坯當面罵我一頓，還有俚罐頭東西，再要搭殺坯去點仔副香燭，說我得罪仔俚哉！我阿有面孔去說俚？」

姚奶奶說到這裏，漸漸氣急臉漲，連一條條青筋都爆起來，桂生不敢再說。當下五道大菜陸續喫畢。桂生每道略嘗一嚙，轉讓與馬娘姨喫了。揩把手巾，出席散生。

桂生復慢慢說道：「倪勿然也勿好說，二少爺個人倒劃一無淘成得野味，原要耐二奶奶管管俚末好哩，依仔二少爺，上海夷場浪信人，巴勿得纔去做做。二奶奶管來浪，終究好仔點。二奶奶阿對？」姚奶奶雖不曾接嘴，卻微露笑容。消停半刻，姚奶奶復攜了桂生的手，覓出回廊，同倚欄杆，因問桂生幾歲，有無父母，曾否攀親。桂生回說十九歲，父母亡故之後，遺下債務無可抵擋，走了這條道路。那得個有心人提出火坑，三生感德。姚奶奶為之浩嘆。

桂生因問姚奶奶：「阿要聽曲子？我唱兩祇撥二奶奶聽。」姚奶奶阻止道：「勸唱哉，倪要去哉。」遂與桂生回身歸座，令馬娘姨去會帳。

姚奶奶復嘆道：「我為仔衛霞仙個殺坯末，搭俚俚仔好幾轉，出仔幾花壞名氣，啥人曉得我冤枉？像故歇二少爺做仔耐，我就蠻放心。要是喫醋末，為啥勿噪哉嘍？」桂生微笑道：「衛霞仙是書寓呀，俚啲會騙。像倪是老老實實，也無撥幾戶客人。做著仔二少爺，心裏單望個二少爺生意末好，身體末強，故末一徑好做下去。」姚奶奶道：「我再有句閑話要搭耐說，既然二少爺來裏耐搭，我就拿個二少爺交代撥耐。二少爺到仔夷場浪，勸放俚再去叫個信人。倘然俚定歸要叫，耐教娘姨撥個信我。」

桂生連聲應諾。姚奶奶仍攜著手款步下樓，同出大菜館門首。桂生等候馬娘姨跟著姚奶奶轎子先行，方自坐轎歸至慶雲里家中。祇見姚季尊正躺在榻床上吸鴉片煙。桂生做勢道：「耐倒舒齊啲，二奶奶要打耐哉！當心點，阿曉得？」季尊早有探子報信，毫不介意，祇嘻嘻著嘴笑。桂生脫下出局衣裳，遂將姚奶奶言語情形，詳細敘述一遍。喜得季尊抓耳爬腮，沒個擺布。桂生卻教導季尊道：「耐晚歇去喫仔酒末，早點轉去。二奶奶問起仔我，耐總說是無啥好，陸裏好比衛霞仙。」

季尊不等說完，嚷道：「再要說個衛霞仙，故末真真撥俚打哉哩！」桂生道：「價末耐就說是么二堂子，無啥趨勢。二奶奶再問耐阿要做下去，耐說故歇無撥對意個信人，做做罷哉。照實概兩聲閑話，二奶奶定歸喜歡耐。」

季尊唯唯不迭。又計議一會，季尊始離了馬桂生家，乘轎赴局辦些公事。天晚事竣，徑去赴宴。

這晚是葛仲英在東合興里吳雪香家為王蓮生饒行，依舊那七位陪客。姚季尊本擬早回，不及終席而去。其餘諸位祇為連宵大醉，鼓不起酒興，略坐坐也散了。

王蓮生因散的甚早，便和洪善卿步行往公陽里周雙玉家打個茶會，一同坐在雙玉房間。用雙珠過來廝見，就道：「今朝倒還好；像昨夜頭喫酒，怕煞個。」阿珠方給蓮生燒鴉片煙，接嘴道：「王老爺，難酒少喫點；多喫仔酒，再喫個鴉片煙，身體勿受用，阿對？」蓮生笑而頷之。

阿珠裝好一口煙，蓮生吸到嘴裏，吸著槍中煙油，慌的爬起，吐在榻前痰盂內。阿珠忙將煙槍去打通條，雙玉遠遠地坐著，望巧因丟個眼色。巧因即向梳妝臺抽屜裏面取出一祇玻璃缸，內盛半缸山查脯，請王老爺、洪老爺用點。蓮生忽然感觸太息。阿珠通好煙槍，替蓮生把火，一面問道：「難小紅先生搭就是個娘來裏跟局？」蓮生點點頭。阿珠道：「價末大阿金出來仔，大姐也勿用？」蓮生又點點頭。阿珠道：「說要搬到小房子裏去哉呀，阿有價事？」蓮生說：「勿曉得。」

阿珠祇裝得兩口煙，蓮生便不吸了，忽然盤膝坐起，意思要吸水煙。巧因送上水煙筒，蓮生接在手中，自吸一口，無端吊下兩點眼淚。阿珠不好根問。雙珠、雙玉面面相覷，也自默然。房內靜悄悄地，但聞四壁廂促織兒「唧唧」之聲，聒耳得緊。

善卿揣知蓮生心事，無可排遣，祇得與雙珠搭訕些閑話。適見房門口簾子一揚，探進一個頭來望望，似乎是小孩子。雙珠喝問：「啥人？」外面不見答應。雙珠復喝道：「跑得來！」方纔遮遮掩掩，甚至雙珠面前。果係阿金的兒子阿大，咕呱咕嚕告訴雙珠，不知說的甚麼。雙珠鼻子裏哼了一聲，阿大逡巡退出，隨後樓下踢踢踢一路腳聲，直跑到樓上房間裏。雙珠見是阿金，生氣不理。阿金滿面羞慚，溜出中間與阿大切切商量。善卿不覺失笑。

蓮生再躺下去吸兩口鴉片煙，遂令阿珠喊來安打轎。善卿及雙珠、雙玉都送至樓門口而別。

王蓮生去後，善卿徑往雙珠房間。阿珠收拾既畢，特地過來問善卿道：「王老爺為啥氣得來？」善卿嘆道：「也怪勿得王老爺。」阿珠道：「王老爺做仔官末，該應快活點，再有啥氣嘍？」善卿道：「起先，王老爺阿是一徑喜歡個沈小紅？為仔沈小紅勿好末，去討仔個張蕙貞。陸裏曉得張蕙貞也勿好，難末為仔張蕙貞勿好，再去做個沈小紅。做末來浪做，心裏末來浪氣。」阿珠道：「張蕙貞唔個勿好？」善卿道：「也不過勿好末哉，說俚做啥？」阿珠乃說出前日往王蓮生公館聽張蕙貞被打一節。善卿亦說道：「險個！王老爺打仔一泡，勸哉。張蕙貞末喫個生鴉片煙，原是倪幾個朋友去勸好仔，拿個阿侄末趕出，算完結該樁事體。」阿珠亦嘆道：「張蕙貞也忒啥個勿掙氣，撥沈小紅曉得仔，故末快活得來，要笑煞噪！」

剛剛講得熱鬧，外場喊報：「小先生出局。」阿珠回對過房間跟周雙玉出局去了。善卿轉向雙珠道：「可惜王老爺要去哉，勿然，讓俚做雙玉，倒蠻好。」雙珠道：「說起仔雙玉，想著哉。倪無姆要商量句閑話，我倒忘記脫仔勿曾說。」善卿急問：「啥閑話？」雙珠道：「倪雙玉山家園轉來，一徑勿肯留客人。我同無姆說仔好幾轉，俚說五少爺定歸要討俚，說好個哉，倪勿好說穿俚。請耐去問五少爺，該應那價樣式。要討末討得去，勿討末教五少爺自家搭雙玉說仔聲末，讓俚做生意，阿對？」善卿道：「雙玉倒勿靠帳俚，花頭大得野味。」雙珠道：「俚啲兩家頭纔是拗空！勸說五少爺定仔親，就勿定末，阿能夠討雙玉去做大老母？」

善卿未及接言，不想周雙寶因多時不見善卿，乘間而來，可巧一腳踏進房門，就搭訕道：「陸裏來個大老母嘍？撥倪看看哩。」

」雙珠憎其嘴快，瞪目相視。雙寶忙縮住口，退坐一旁。阿金隨到房裏向雙寶附耳說話，雙寶也附耳回答。阿金輕輕地罵了一句，轉身坐下，取出那副牙牌隨意擺弄。善卿問問雙寶近日情形。

須臾，雙玉出局回家，雙寶聽見，回避下樓。雙玉過來閑話一會，敲過十二點鐘，巧因搬上稀飯。阿金丟下牙牌，伏侍善卿、雙珠、雙玉三人喫畢。巧因收起碗筷，阿金依然擺弄牙牌。善卿見阿大躲在房門口黑暗裏，呼問：「做啥？」阿大即躡足潛逃，轉瞬間，仍在房門口躑躅不去。雙珠看不入眼，索性不去說他。

既而聞得相幫卸下門燈，掩上大門，雙玉告睡歸房。巧因復舀上面水，阿金始將牙牌裝人匣內，伏侍雙珠捕面卸妝。吹滅保險燈，點著梳妝臺長頸燈臺，揭去大床五色繡被，單留一條最薄的，展開鋪好。巧因既去，阿金還向原處低頭兀坐。阿大捱到房裏，佯傍阿金身邊。善卿肚裏尋思，看他怎的。

俄延之間，阿德保手提水鉢子來沖了茶，回頭看定阿金。冷冷的問道：「阿轉去嘎？」阿金哆嘴不答，挈帶阿大拔步先行。阿德保緊緊相從。一至樓梯之下，登時沸反盈天。阿德保的罵聲、打聲，阿金的哭聲、喊聲，阿大的號叫、跳擲聲，又間著阿珠、巧因勸解聲，相幫拉扯聲，周蘭呵責聲，雜沓並作。

善卿要看熱鬧，從樓門口望下窺探，一些也看不見。祇聽得阿德保一頭打，一頭罵，一頭問道：「大馬路哈場花去？我問耐大馬路哈場花去？說哩！」問來問去，要問這一句話。阿金既不供招，亦不求饒，惟狠命的哭著喊著。阿珠、巧因、相幫亂烘烘七手八腳的拉扯勸解，那裏分得開、擋得住？還是周蘭發狠，極聲喝道：「要打殺哉呀！」就這一喝裏，阿德保手勢一鬆，纔拖出阿金來。阿珠、巧因忙把阿金推進周蘭房間裏去。

阿德保氣不過，順手抓得阿大，問他：「耐同仔娘大馬路去做啥？耐個好倪子，耐隻豬糞！」罵一聲打一下，打得阿大越發號叫跳擲，竟活像殺豬糞一般。相幫要去搶奪，卻被阿德保揪牢阿大小辮子，抵死不放。

雙珠聽到這裏，著實忍耐不得，蓬著頭，趕出樓門口，叫聲「阿德保」，道：「耐倒打得起勁煞來裏阿是，俚乃小乾件末懂啥嘎？」相幫因雙珠說，一齊上前用力扳開阿德保的手，抱了阿大，也送至周蘭房間。阿德保沒奈何，一撒手，徑出大門大踏步去了。

善卿、雙珠待欲歸寢，遇見雙玉也蓬著頭，站立自己房門首打聽阿金阿曾打壞。善卿笑道：「坍塌俚臺呀，打壞仔末阿好做生意？」當下大家安置。阿金、阿大就於周蘭處暫宿一宵。

次日，善卿起得早些。阿金恰在房間裏彎腰掃地，兀自淚眼凝波，愁眉鎖翠。善卿擬安慰兩句，卻不好開談。喫過點心，善卿將行，不復驚動雙珠，僅囑阿金道：「我到中和里去，等三先生起來搭俚說一聲。」阿金應承。

善卿離了周雙珠家，轉兩個彎，早到朱公館門首。張壽一見，祇道有啥事故，猛喫大驚，慌問：「洪老爺做啥？」善卿倒怔了一怔，答道：「我張張五少爺，無啥啲。」

張壽始放下心，忙引善卿直進裏面書房，會見朱淑人，讓坐攀談。慢慢談及周雙玉其志可嘉，至今不肯留客，何不討娶回家，倒是一段風流佳話。否則周蘭為生意起見，意欲屈駕當面說明，令雙玉不必癡癡坐待，誤其終身。淑人僅唯唯而已，善卿堅請下一斷語，淑人祇說緩日定議報命。善卿祇得辭別，自去回報周蘭。

淑人送出洪善卿，歸至書房，自思欲娶周雙玉，還當與齊韻叟商量，韻叟曾經說過容易得勢。但在雙玉意中，猶以正室自居，降作偏房，恐非所願。不若索性一直瞞過，捱到過門之後，穿破出來，諒雙玉亦無可如何的了。

到了午後，探聽乃兄朱藹人已經出門，淑人便自坐轎徑往一笠園來。園門口的管家皆已稔熟，引領轎子抬進園中，繞至大觀樓前下轎，稟說大人歇午未醒，請在兩位師爺房裏坐歇。

淑人點點頭。當值管家導上樓梯，先聽得中間內一陣歷歷落落的牙牌聲音。淑人知是碰和，躊躇止步。管家已打起簾子，請淑人進去。

第五十七回終。